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五七回 解腰纏豪情成義舉 翻醋翁冷語試深心

且說席上的那班客人見章秋谷和金觀察低聲談了一回，又把個孫英玉拉了過去，不知道講些什麼。言主政便問道：「你們這幾個人，鬼頭鬼腦的究竟說些什麼？」秋谷聽了，便對著大眾，把月芳想要從良的事兒，約略說了一遍。大家聽了，都說月芳的主意不差。

秋谷雖坐在席上，卻時時刻刻的留意剪著孫英玉和月芳兩個人的情形。只見他們兩個人談了一回，孫英玉忽然皺著眉頭沉吟起來。秋谷見了，連忙拉著金觀察出席問他。孫英玉對著他們說道：「方才據月芳說起來，身上現有一千多塊錢的虧空，還有些零碎帳目，差不多要一千四百塊錢，合起來要一千銀子方才可以還清各債。

不瞞金大人和秋谷先生說，我的家計原不見得□分寬裕，竭力拚湊起來，五六百銀子是拚湊得出的，還有四百銀子卻叫我到那裡去設法呢？看起來，這件事兒只好暫時從緩的了。」

秋谷聽了還沒有開口，月芳聽了心上卻甚是著急，兩隻眼睛水汪汪的只看著秋谷，卻說不出什麼話來。秋谷慨然對金觀察道：「據小姪看起來，這件事情總算是成人之美，何不大家幫他個忙，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」金觀察聽了欣然說道：「你的話很不錯，我就幫他五□兩銀子，其餘或者和他同鄉裡頭告一個幫，料想大家也都是樂於成全的。」秋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幫他五□兩銀子。有了這兩筆一百兩銀子，還差三百兩，只好請老表伯和他告一個幫的了。憑著老表伯的面子，這幾個錢料想不難。」金觀察聽了，點一點頭。

席間的幾個客人，除了孫英玉之外，還有七個人，只有一個是山東人，其餘的六個都是江蘇的同鄉。觀察把告幫的意思和他們說了，大家一口許諾，也有三□兩的，也有二□兩□兩的，登時湊了一百四□兩銀子。金部郎也出了三□兩。那位山東人候補知府戚太守，卻是個山東有名的富室，見大家解囊傾助，便也欣然幫了五□兩，一共有了三百二□兩。尚少八□兩銀子，湊不滿四百兩的數兒。章秋谷慨然道：「這件事兒是我發起的，如今功虧一簣，我自然該應竭力成全，所少的八□兩銀子，算我一個人就是了。」金觀察道：「這件事情是我們兩人發起的，怎麼好叫你一個人出？我們兩個人一個人出一半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大家都說章秋谷和金觀察兩個人輕財仗義，慷慨非常。金觀察和章秋谷不免也謙遜幾句。

孫英玉看了眾人這樣的成全，心上萬分感激。便搶步過來，對著眾人一個人打一個拱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孫英玉蒙諸位這般的格外周全，感銘肺腑，卻叫我將來怎樣的報答得來？古人說的，『大恩不謝』，我也只好把這件事兒長長的放在心上了。」

眾人都說：「這般小事，何足掛齒？」章秋谷卻含笑對他說道：「你老哥不必打拱作揖的和我們客氣，只要你們兩個人將來地久天長，一雙兩好，就不枉我們幾個人的這番舉動了。」大家聽了，一個個都點頭稱是。孫英玉聽了，更諾諾連聲的答應不迭。月芳在旁聽著，見章秋谷這樣的和他盡力，心上真是感激到二□四分；感激到極處，卻又不由得落下淚來。只見他慢慢的立起身來走到席前，立定了腳，口中朗朗的說道：「今朝格事體，區得唔篤幾位大人老爺，大家才肯搭倪幫忙。倪也嘸啥別樣，只好多磕兩個頭，謝謝唔篤幾位大人老爺格哉。」大家聽得他要叩頭，連忙向他搖手，叫他不要多禮。月芳那裡肯聽，不由分說，插燭也似的跪下地去。眾人回禮不及，只得大家立起身來，背過臉去。

月芳拜了四拜，方才起來。一眼看見章秋谷站在那裡呆呆的望著他，不知不覺的想起那以前的情款，不由的心上有些淒戀起來。想著今天這件事兒，多虧他一個人竭力周全，方能成事。如今世上居然也還有這樣的人。若是換了第二個人，聽得自己的相好信人想要嫁人，不吃醋已經夠了，那裡還肯這般出力？可惜事機不湊，不能嫁他。若是嫁著了這樣一個人，好算得心滿意足的了。如今嫁了這個姓孫的，雖然一個願娶，一個願嫁，沒有什麼不合意的地方，但是擺著秋谷這樣的一個風流年少，自己卻沒有福氣嫁他，心上未免總覺得有些不足。想到這裡，便也對著章秋谷呆呆的看，星眸斜睇，波光四流。

章秋谷眼快，早已看得甚是清楚。想著那往時的恩愛纏綿，看著這現在的神光離合，只覺得一個心七上八下的□分眷戀，無限淒愴。明知道這個時候已經算是孫英玉的人，不好再是怎樣的和他親熱，恐怕孫英玉臉上下不來。便在身上掏出一張六□兩銀子的銀票，遞在月芳手內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們兩個人相識一場，大家總算狠要好的。你的事情，我也總算和你竭力周全，沒有辱命。你的景況我是狠知道的，這幾個錢，你拿去辦些應用的東西，總算是我一點兒意思。從此以後，但願你們兩個人夫婦齊眉，白頭偕老，我就沒有什麼記掛了。」月芳聽了，起先還不肯接。秋谷低低的道：「我們兩個人相識一場，這幾個錢算得什麼，你又何必和我客氣？況且自此以後，你是孫府上的姨太太了，我又要回到上海去，知道我們兩個人見面在什麼時候？」

章秋谷說到這個地方，便頓住了口不說下去。月芳卻再也忍不住，把頭一低，那眼中的淚就如斷線的珍珠一般亂滴下來，一面嗚咽著一面說道：「耐實梗樣式，叫倪心浪洛裡意得過！」秋谷聽了也覺得有些酸鼻，幾乎也要滴下淚來。卻恐怕別人見了要笑他，勉強忍住了，對月芳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天緣湊合，是一樁大大的喜事，怎麼倒這樣的傷心起來？」說罷又低低說道：「只要你嫁過去夫妻和睦，我也就放下了一條心。如今你這個樣兒，我看了心上倒覺得□分難過。這也是注定的我們沒有緣分，說他也是枉然。」月芳聽了方才抬起頭來拭了眼淚，握著秋谷的手道：「像煞倪有幾幾化化格閒話要搭耐說，故歇勿曉得那哼，一句才說勿出，耐自家保重點。」秋谷聽了回答不出什麼，只把頭點了一點。硬著頭皮回轉身來，走到席上坐下。

那幾個寶華班裡的人……雲蘭、金蘭和小洪寶寶，坐在席上都看得呆了。雲蘭停了一回，方才把秋谷拉了一把道：「耐格個大媒人，倒做得嘸啥，總算月芳阿姊格運氣。」說著，便向月芳道：「月芳阿姊，恭喜耐。實梗格喜事，要請倪吃喜酒格嘍！」小洪寶寶同著金蘭等，也向月芳賀喜。月芳兩頰微紅，不免也要謙讓幾句。

小洪寶寶卻向章秋谷道：「章二少真正是個好人，肯實梗格幫月芳阿姊格忙。客人裡向像耐二少實梗格人，實頭少格嘍！」秋谷為著做了這個媒人，把月芳提出火坑，心上卻甚是得意，便多吃了幾杯酒，臉上紅紅的有些酒意上來。金觀察見席上眾人的酒也吃得差不多了，便和眾人打了一個通關，又敬了章秋谷幾杯酒，大家都覆杯告止。

秋谷略略的吃些稀飯，便也立起身來。依著雲蘭，要秋谷今天住在院中。秋谷因多了幾杯酒，覺得有些胸中作惡，便沒有答應，只說回去還有些事情。雲蘭瞪了秋谷一眼道：「耐格人末，就叫討氣！」秋谷笑道：「並不是討氣，委實的還有事情。」雲蘭谷都著嘴，口中咕嚕道：「啥格事體呀！耐格事體倪阿有啥勿曉得，豪燥點跑到相好格搭去，晏仔點是要吃生活格。」說著，便推著秋谷的背道：「豪燥點去嘍！格兩日天就要動身哉，自然要到恩相好搭去辭辭行格嘛，阿對？」章秋谷聽了笑道：「真正極大冤枉，我除了你們這裡，那裡別處還有什麼相好？」雲蘭道：「啥人曉得耐呀！耐有相好嘸撥相好末，也勿關得倪啥事嘛」說著，不覺雙眉緊皺，俊眼微睜，狠狠的釘了秋谷一眼。秋谷見他嬌嗔滿面，情不自禁只得過去，攜著他的手道：「你不要生氣，你就是我的恩相好，那裡再有別人。我就今天不走，在這裡和你辭行何如？」雲蘭別轉頭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啥人要耐辭行呀！耐豪燥點請出去，像倪實梗格別腳信人，洛裡好比別人？再要說起啥格恩相好勿恩相好，是真正枉空嘛！耐實梗一個章二少，倪阿配搭耐做啥格恩相好，也褻瀆仔耐章二少格身分哉嘍！」

秋谷聽了雲蘭的這幾句話兒，覺得他話中有眼，明明是指著月芳說的。回心一想，把月芳和雲蘭兩個比較起來，卻委實的有些軒輊。在月芳身上的事情，便肯這樣的和他出力。在雲蘭身上，他要挽留自己住在院中都不肯答應他。若要拿他們兩個人的交情說起來，還是和雲蘭要好些兒，卻也怪不得他要說這般的話兒。想到這裡，便回頭向月芳看時，只見月芳低著頭，假做沒有聽見一般的，臉上卻有些紅紅的不好意思。秋谷咳嗽一聲，打個暗號。月芳回過頭來，秋谷對著他使個眼色，月芳會意，便走了出去。

雲蘭見了，便也立起身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耐有啥閒話末說未哉。倪跑出去，讓唔篤隨便那哼說法。」說著向外便走。秋谷連

忙一把拉住，在他耳邊說道：「你不要這般生氣，給人看了，還只說你是吃醋。你只要自己想一想，你的年紀還沒有滿二□歲，生意又是很好的，比不得月芳已經三□多歲的人，又欠了一身的債，那裡還做得起什麼生意？如今和他成就了這段因緣，想起來你們同院姊妹該應可憐他些，替他喜歡才是，怎麼你倒和他吃起醋來？」正是：

落花墮劫，飄零金谷之春；飛絮沾泥，惆悵靈和之柳。

不知雲蘭聽了秋谷的話說些什麼，且待下文交代。